

# 梁漱溟舌戰毛澤東 (本文插圖刊第5頁)

## ●馬馳原

### 蔡元培提拔梁漱溟

梁漱溟原名煥鼎，祖籍廣西桂林，一八九三年生於一個官宦世家。其父梁巨川是清末一位儒學者，在康、梁變法時曾經是激進的維新派，梁漱溟年幼時並未讀四書五經，而是讀『地球韻言』，從中西小學堂到中學堂畢業，沒有上過大學，也沒有出過洋留學。

辛亥革命時，他參加京津同盟會。民國開國後，他擔任京津『民國報』記者。當時蔡元培出任第一任教育總長。作為新聞記者的梁漱溟多次見過蔡元培，但蔡元培却不認識他。

一九一六年冬，蔡元培接任北大校長，使死氣沉沉的北京大學面貌煥然一新。蔡元培實行「兼容並包」的方針。單就北大師資而言，他聘請了大量新派人物如陳獨秀、胡適之、李大釗、魯迅、陶孟和、顧孟餘、錢玄同、高一涵等等，也邀請了辜鴻銘、劉師培、黃季剛、陳漢章等舊派學者。新舊派人物之間觀點各異，不免有種種鬥爭，但在蔡元培所主持的北京大學，却各得其所，各行其是。對外而言，却足以顯示北大星光燦

爛，人才雲集。

一九一六年間，即蔡元培正從歐洲回國接任北大校長之時，梁漱溟在專心研究佛典四五年，又讀了一些西方哲學著作的基礎上，撰寫了『元決疑論』長文，在五、六、七月份的『東方雜誌』上連載發表。在蔡元培抵達北京後，經當時的教育總長范源廉（蔡任教育總長時范是次長）的介紹，梁漱溟帶著這篇『元決疑論』，慕名去求見蔡元培。當梁拿出自己的文章時，蔡即說他路過上海時就看過了，並說他本人愛好哲學，這次到北大，要着重辦好哲學系，並希望梁也能到北大教書。這對於二十四歲的梁漱溟，當然是頗出意外的事，心中既興奮又不安。

過了不久，蔡元培上任後即約梁漱溟與陳獨秀會見於校長室，陳當時是蔡新聘的文科學長。當蔡元培提出，正式聘請梁漱溟為北大哲學系講師，並要他擔任印度哲學專門課時，梁很緊張，即說他本人只是好佛學，而對印度哲學則素不留意，怕印度哲學一課不能勝任。蔡元培說，你固然不甚精通印度哲學，但也沒有發現旁的人比你更強。你不是也愛好哲學嗎？任教的事就這樣定

下來，梁漱溟便正式到北大哲學系講授『印度哲學概論』，直至民國十三年（一九二四年）才離校。

### 推行鄉村建設主張

一九二四年，梁漱溟辭去了北大的教職，以主要精力轉而思考社會問題，以謀求救國之道。此時開始動搖了早期的「憲政」理想，認識到中國要建立一個憲政國家，不是公佈一個憲法所能奏效，而必須從培養人民新的政治生活習慣做起。考察中西社會組織構造的不同及其歷史演變的背景，根據中國社會的特點，提出中國自救圖存必須從地方自治入手，而地方自治又當由農村入手的主張，這就是他的鄉村建設理論。

三十年代，他花了整整八年時間來實踐他的「鄉村建設」。在李濟琛的支持下，在廣東辦鄉治講習所；在河南辦鄉治學院；在山東辦鄉村建設院，成立鄉村服務人員訓練部、鄒平實驗區等，並發表了『中國民族自救運動之最後覺悟』和『鄉村建設理論』。雖然有人評其鄉村建設乃「騷擾農民」，梁的此一行動確實存在着許多不切

實際的地方，在當時的條件下不可能達到改造農村的目的，但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他愛國愛民的心意。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變，抗戰全面爆發。梁漱溟在山東搞了歷時七年的鄉村建設工作搞不下去了。抗禦外敵，保我中華，同樣也是梁漱溟主持的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師生們責無旁貸的任務。

## 寫成中國文化要義

不久「八·一三」上海抗戰爆發，時局更緊張了。其時梁漱溟在山東濟寧接到老朋友張羣轉來蔣介石邀梁去南京的電報。

爲了配合全民抗戰，國民政府邀集了一些社會各界有代表性的人物到南京，在最高國務會議之內，成立一個諮詢性質的機構「參議會」。梁漱溟作爲無黨無派的社會賢達被邀請去參加「參議會」。這個「參議會」，就是後來在武漢成立又遷至重慶的國民參政會的前身。

梁漱溟接到蔣介石的電報後，馬上關閉了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風塵僕僕趕到了南京。自此，他作爲國民參政會的一員，爲抗戰出力。

抗戰時期，他又奔走於國內團結，參加創建民主同盟，參與國共和談。抗戰勝利後，梁看到國共和談已經破裂，內戰不可避免，便辭去了中國民主同盟秘書長之職，應聘到能仁書院講學，寄居重慶北碚，講述和寫完了『中國文化要義』一書。

## 不爲物囿求心所安

梁漱溟原名煥鼎，字壽銘。他在『民國報』當記者時，該報總編輯孫炳文爲他寫了一把扇面，上款題「漱溟」二字，因爲他筆名有「壽民」、「瘦民」，從此便將這個諧音名字沿用下來。

一九四〇年底，梁漱溟、黃炎培、張君勱、左舜生、章伯鈞等發起籌組「中國民主政團同盟」（中國民主同盟的前身）。不久，又決定在香港建立民盟自己的言論機關，並推梁漱溟負責。

爲籌辦民盟的機關報章，梁於一九四一年三月底離開重慶。由於未能買到去香港的飛機票，只好乘長途汽車先到桂林。到了桂林，同樣買不到機票，便應友人之邀到廣西大學講學約兩個月。後來才通過國民黨軍委會辦公廳主任李濟稟的關係，購到機票到香港。

到港時，李沛文（李濟稟之子）親自到啓德機場迎接。梁暫住李家後遷到時在香港大學任教的作家許地山家居住。在梁借住許家期間，一夜許突然因急症死去，梁再搬遷他處。

據當時在香港與梁共事的薩空了在『香港淪陷日記』回憶說：

「梁先生爲了早年傾向佛教，養成素食習慣，至今除鷄卵外不吃葷腥，但亦不固執的非吃純素不可，與不知道他吃素的友人共飯，他亦能吃有肉炒的青菜佐餐。至於衣服，更是禦寒以外，他無所求。個人生活如此簡單，又無家累（夫人已逝，二子在中學讀書），遂能一切不爲物囿而求心之所安，對這樣的人，誰能不肅然與欽敬之

念。」

民盟在重慶公推梁漱溟去香港辦報，到港後他出任社長，邀得在港的薩空了、喻頌華、羊棗，分別出任經理、總編輯、新聞負責人等職務。報紙取名『光明報』。

民盟要辦機關報，經濟上困難不少。最初由黃炎培、張君勱、左舜生、章伯鈞四人各出國幣一萬元，梁出六千，以後四川劉文輝、雲南龍雲又贊助幾萬元，華僑中有人捐四千元。那時的滙率國幣四元可換港幣一元。經濟的基礎太薄，梁原準備到新加坡一帶去募捐，臨行受阻作罷。不久，太平洋戰爭爆發，幸虧未成行，否則怕要滯留在那裏。

『光明報』創刊後於一九四一年十月十日刊有民盟成立宣言和政治綱領。

一九四一年底，日本發動了太平洋戰爭。十二月八日日軍開始進攻香港，對香港炮擊轟炸。『光明報』創刊不足三個月，至此只好停刊。

有趣的是梁漱溟在險境中，始終若無其事，受到同事和同行的一再稱讚。原來梁十分自負地認爲：自己決不會死，中華民族要復興，要靠他的『人心與人生』等三部書。現在書還沒有寫成，所以他決不會死。

他說：「我若死，天地將爲之變色，歷史將爲之改轍，那是不可想像的事！」像這次離港，他身上仍帶着名片，因爲他絕不考慮到日軍搜查的事。很有些孔子所說：「天生德於予，桓難其如予何」的氣概！

## 開門青年已成氣候

民國六年（一九一七年）梁漱溟在北大教授印度哲學，和北大哲學系的同事楊懷中頗為熟絡，並成忘年之交。他們來往親密，因為楊是長者，梁漱溟時時登門拜訪，他每每晚間到楊懷中家時，都有一個高個子的湖南青年開大門，彼此相視點頭，寒暄幾句，並不互報姓名。起初梁漱溟以為這青年是楊懷中的親戚，後來楊懷中告訴他，這青年是他在湖南第一師範的學生，到北京來找老師。經楊向蔡元培校長推薦，給這位青年在北京大學圖書館謀到了月薪僅八塊大洋的小差事，白天在北大上班兼學習，晚間回楊家住宿。

不久楊懷中不幸病故，家境蕭條，辦喪事有困難，蔡元培校長發動大家資助，梁亦踴躍捐資。這湖南青年，是具體辦楊家喪事的人。喪事一完，他就離開北大。

這青年就是毛澤東。當梁漱溟一九三八年初隻身赴延安，與毛澤東見面時，毛的第一句話就說：「梁先生，我們早就見過面了，你還記不起得？民國七年（一九一八年），在北京大學，那時你是大學講師，我是小小圖書管理員。你常來楊懷中先生家串門，總是我開的大門。後來楊懷中先生病故，我也成了楊家的女婿。」

梁漱溟才回憶起了二十多年前的往事。

## 工人九天農民九地

一九五〇年一月，梁漱溟應毛澤東、周恩來之邀，離開重慶，經武漢到達北京。毛澤東在中

南海設素菜款待梁漱溟，席間並答應給梁一官半職，梁當面給予拒絕，毛澤東頗感不悅。

一九五三年九月八日至十八日，前後一共十天。開始是政協全國委員會常委會擴大會議，後轉為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擴大會議。梁漱溟列席參加。

九月十一日下午，梁漱溟在大會上發言，他說：

「……特別是近幾年來，城裏的工人生活提高得快，而鄉村的農民生活却依然很苦，所以各地鄉下人都往城裏跑，城裏不能容，又趕他們回去，形成矛盾。有人說，如今工人的生活比在九天，農民的生活在九地，有『九天九地』之差，這話值得引起注意。……」

九月十二日，毛澤東即席講話。他說，有人不同意我們的總路線，認為農民生活太苦，要求照顧農民。這大概是孔孟之徒施仁政的意思吧，然須知有大仁政小仁政者，照顧農民是小仁政，發展重工業，打美帝是大仁政。施小仁政而不施大仁政，便是幫助了美國人。有人竟班門弄斧，似乎我們共產黨搞了幾十年農民運動，還不了解農民？笑話！我們今天的政權基礎，工人農民在根本上利益上是一致的，這一基礎是不容分裂，不容破壞的！

梁漱溟聽了這番說話，很不服氣。散會回家後，他提筆給毛澤東寫一封信。信中說：你說的一些話，是說我，你說我反對總路線，破壞工農聯盟，我沒有這個意思，你說得對，請你收回這個話，我要看看你有沒有這個雅量。

九月十三日上午，梁漱溟將信在會場上當面交毛澤東。毛約他當晚談話，即在懷仁堂京劇晚會之前約二十分鐘。談後，梁漱溟十分失望，但態度堅決，言語間與毛澤東頻頻衝突，不歡而散。

九月十七日大會上，毛澤東作了份量很重的講話，主要有：

「你（指梁漱溟，下同）雖沒有以刀殺人，却是以筆殺人的。」

「人家說你是好人，我說你是偽君子！」

「對你的此屆政協委員不撤銷，而且下一屆（指一九五四年）政協還要推你參加，因為你能欺騙人，有些人受你欺騙。」

「假如明言反對總路線，主張注重農業，雖見解糊塗却是善意，可原諒；而你不明反對，實則反對，是惡意的。」

梁漱溟在現場聽到這些話後，很氣憤，但他個性倔強好勝，打算破釜沉舟，視一切而不顧！在會議進行中，梁漱溟站在主席臺發言，表示不同意毛澤東的見解。他答辯發言剛開頭，就被人打斷，不讓他再講下去。相持之下，梁漱溟離開講稿，把話頭指向主席臺，特別是毛澤東，以爭取發言權。

梁漱溟說，現在我唯一的要求是給我充分的說話時間。我覺得：昨天的會上，各位說了我那麼多，今天不給我充分的時間，是不公平的。我希望領導黨以至於在座的黨外同志考驗我，考察我，給我一個機會，就在今天。同時我也直言，我想考驗一下領導黨，想看看毛主席有無雅量

。什麼雅量呢？就是等我把事情說來龍去脈都說清楚之後，毛主席能點點頭說：「好，你原來沒有惡意，誤會了。」這就是我要求的毛主席的雅量。

毛澤東這時插話說，你要的這個雅量，我大概不會有。

梁漱溟緊接着說，主席你有這個雅量，我就更加敬重你；若你沒有這個雅量，我將失掉對你的尊敬。

毛澤東說，這一點「雅量」還是有的，那就是你的政協委員還可以當下去。

梁漱溟說這一點無關重要。

毛澤東生氣地說，無關重要？如果你認為無關重要，那是另一回事了；如果有關重要，等到第二屆政協開會，我還準備提名你當政協委員。至於你的那些思想觀點，那肯定是不對頭的。

梁漱溟毫不放鬆地說，當不當政協委員，那是以後的事，可以慢慢再談。我現在的意思是想要考驗一下領導黨。因為領導黨常常告訴我們要自我批評，我倒要看看自我批評是真是假。毛主席如有這個雅量，我將對你更加尊敬。

毛澤東說，批評有兩條，一條是自我批評，一條是批評。對於你實行哪一條？是實行自我批評嗎？

不是，是批評！

梁漱溟還堅持說，我是說主席有無自我批評的雅量。

會場上發生這種前所未有的與毛澤東頂撞，你一句，我一句的場面，會開不下去了。不少到

會者呼喊，不聽梁漱溟胡言亂語，民主權利不給反動分子，梁漱溟滾下臺來！……

## 批林批孔不再沉默

自此後，梁漱溟開會不發言以示抗議。

一九五七年伊始，中共號召幫助共產黨整風，大鳴大放大字報，梁漱溟仍然一言不發，後來「反右派」運動，中國許多知名知識份子紛紛戴上「右派」的帽子，梁漱溟却逃過大難。

直到一九七三年十月底，江青策劃一場「批林批孔」運動，批林是批林彪，批孔是批孔子。他不再沉默了。

梁漱溟是一代儒學宗師，在運動中，他批林不批孔，他疾呼孔子有功有過，不可全盤否定。會上人們紛紛起來批判梁漱溟這種尊孔的思想，並喊出了口號。

「梁漱溟是孔老二的孝子賢孫！」

「梁漱溟對抗「批林批孔」運動罪責難逃！」

到了同年九月二十三日，主持人一再徵問梁漱溟對大家七、八個月來批判他的感想，他始而不答，最後却脫口而出：

「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

這句話使在座的人啞然，轉而是羣情激憤，要求他對這兩句話作解釋。

梁漱溟解釋說：

「我認為，孔子本身不是宗教，也不要人信仰他，他只是要人相信自己的理性。我只是相信自己的理性，而不輕易去相信別的什麼。別的人

可能對我有啟發，但也還只是啟發我的理性。歸根結底，我還是按我的理性而言而動。因為一定要我說我，再三問我，我才說了「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的老話。吐露出來，是受壓力的人說的話，不是在得勢的人說的話。「匹夫」就是獨人一個，無權無勢。他的最後一着只是堅信他自己的「志」。什麼都可以奪掉他，但就是這個「志」沒法奪掉，就是把他這個人消滅掉，也無法奪掉！」

梁漱溟的這段解釋，使在座的同人更加木然、啞然。但也有幾個人喊幾句諸如「頑固派不見棺材不落淚」「茅坑的石頭又臭又硬」的口號，但奈何何？

## 養生有道得享遐齡

梁漱溟以九十五歲高壽辭世。他出生於「甲午戰爭」和「戊戌變法」之秋，與毛澤東、宋慶齡同年。他得享遐齡，與他的養生之道有着直接的關係。

一九八六年初，九十三歲高齡的梁漱溟在北京中國文化書院演講，站立三小時，聲如洪鐘，滔滔不絕。平時亦健朗逾常人，耳不聾，眼不花，思維敏捷，吐字清楚，身體狀況出奇的好。有人問他養生之道，他說，這主要得益於佛教。他二十多歲時，曾有心出家當和尚，後考慮到雙親會擔心而未果，但却從此素食。已歷七十多個寒暑。長期的修煉使梁在耄耋之年仍耳聰目明，他告訴訪者，養生之道是下面六字箴言：「少吃、多動、平淡。」

梁漱溟因崇佛學而素食，不沾烟、酒。素食之外還加食牛奶、雞蛋。但一切肉食葷腥仍一口不沾。再可口的飲食，也適可而止，吃七八成飽。

說到多動，即身體鍛鍊，多活動筋骨。梁老生前天未明即醒，其後在床上做大約五十分鐘的床上運動。首先是雙手置於背後，用掌上緩緩摩擦腰腎。接着用手掌分別揉搓左右腳心。再後是將雙腿平伸於床上，彎腰俯身伸手脚觸腳尖，如是幾次。下床漱洗後就在走廊上來回走動、彎腰伸臂、若天氣好，還去樓下花場邊散步。他說：「老年人不愛動，最易招病，經常活動，有利於增強血液循環，延緩衰老過程。」

「平淡」是指精神上的修養。他指出，氣貫平和，情貫淡泊，要豁達大度，心胸寬濶，永遠保持樂觀平靜的情緒。

他生前曾寫了兩句贈友和自箴的話：「無我為大，有本不窮。」同時還寫了一幅座右銘，曰：「情貫淡，氣貫和。唯淡唯和，乃得其養，無物不長。」

梁漱溟還說：「一個人遇事動不動就氣盛、發怒，勢必肝火攻心；如氣盛不得平和不外露，則又積郁於內腑，兩者都傷肝勞神，有損健康，所以說氣平情淡自長自消，算得上是人生身心鍛煉的一項功夫。」

## 我要休息也要寧靜

一九八八年四月二十五日，梁漱溟因患慢性腎功能衰退，引起尿毒症，住進北京協和醫院。

由於年事已高，血管硬化，本應通過腎排出的有毒物質，仍有部份留在血液中，因此影響了全身的功能，刺激了心臟，臥床不起。

住院期間，他還接見了兩位臺灣記者，這也是他一生所接待的最後的客人。

一位是臺灣「遠見」雜誌社的尹萍。梁漱溟的兒子梁培寬對尹萍說：「家父體力很差，你要少講點話。」尹萍沒等他說完，就急著說：「我看一看這位大師就行，在臺灣讀大學時，就拜讀過他老人家的『中國文化要義』，這本書在臺灣多次出版，我很崇拜梁老，一定要見一見。」尹萍只對梁漱溟提了一個問題：「你對臺灣青年有什麼希望？」老人想了想說：「注意中國傳統文化。」停了一下又說：「順應時代潮流。」當時在座的人認為這兩句簡單的回答，說得非常好。它既照顧了我們國家的歷史，又完全符合當前形勢。

另一位是臺灣大學教授韋政通，當梁培寬向老人介紹來訪者時，梁漱溟說：「有個叫鄭彥棻的臺灣人，你認識嗎？」韋說：「我知道這個人。」老人又說：「還有一位胡秋原是個學者，是抗戰期間在重慶認識的。還有一位叫李樸生，先在臺灣，現在多半在美國……」那天，老人的體力已經很虛弱了，講話很吃力，但他彌留之際還掛念著老朋友，還念念不忘中國的傳統文化，可見他一生的追求和信仰。

大約是在六月二十日的晚上，梁漱溟對兒子梁培寬說：「應該看得開些，人的壽命都是有限的。醫生治得了病，却治不了命。我的壽數已經

很高了，大概到此為止，不要勉強採取措施，有些藥吃就行了。」語氣很平淡，沒有任何痛苦的表现。

六月二十三日上午十時，梁漱溟的心臟跳得很快，醫生們為他做心電圖、量血壓、忙個不停。梁漱溟對大夫說：「我要休息，我要安靜。」心臟逐漸停止了跳動。

九十五年的一生終止了，梁漱溟最後的遺言：「我要休息，我要安靜。」現在他是永遠安靜地休息去了。

## 敬告留學生家長

慰藉 貴子女異鄉作客寂寞的最佳禮品，便是為他們訂份「中外雜誌」。請將貴子女在國外詳細地址填妥，連同全年十二期訂費新臺幣壹仟肆佰伍拾元交郵政劃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本社立即按址按期寄上本雜誌，省時、更省事。

訂閱「中外雜誌」「時代文摘」請撥電話五〇六五三一



馬馳原「梁漱溟舌戰毛澤東」插圖（文見〇〇頁）

① 梁漱溟的照相。② 毛澤東和他的第六個女人。  
毛澤東面斥梁漱溟：「人家說你是好人，我說你是偽君子。」  
梁漱溟對毛澤東說：「若你沒有這個雅量，我將失掉對你的尊  
敬。」「這個」兩字指「毛澤東的自我批評」。

